

6 推薦序一
沂水舞雩，未離群者在記憶中傳承道藝 / 曾繁裕

12 推薦序二
純真的白旗，以懺悔連結 / 劉偉成

一 沒有生活在荒原的居所

- 32 平常作怪
37 戀物狂不狂
42 替時間出脫
48 生命如樂園
54 引擎聲什麼時候再次響起
61 輕輕逃脫
69 棄置後過着透香的日子

二 不用鳴鑼響鉞的信奉

- 76 植字
82 以延長的方式喚你的名字
90 恐懼就像一群候鳥
96 在疫症沒有離去的那年
106 彼岸花什麼時候開放

三 有道而正在學之本

- 116 治學之本——憶二十多年前黃繼持教授《論語》課
- 127 雜物房的忍耐
- 133 文學咖啡香
- 141 新名校演講記
- 153 迷離教育
- 165 雲淡風輕，我在我城閱讀光影
- 174 沒有不寫作的理由

四 日影離散後再次相聚

- 180 唐津的等待
- 186 花火的距離
- 191 東京日和
- 198 荒原的盡頭必然看見希望

五 風飄蕩時在記憶的盡頭

- 214 放生吧！在異境碼頭中暢泳
- 223 飄浮倒影
- 232 流動着的光
- 236 潛行咖啡店
- 241 深圳文青 Citywalk 的那個新的從前
- 250 繁星下的時計
- 262 記憶的錯序
- 267 瞬間看地球

沒有生活在荒原的居所



所有事情都會習慣，但不都是可靠的。

後來，沒有了絕對的記憶，因為我們已故意把正確的事實忘記。油漆工老早知道青花藍與尼羅藍的顏色不同，青花藍像天，尼羅藍像水，然而他還是繼續把不準確的油漆髹在牆壁上，從此以後，牆壁與四圍有種格格不入的調子。廚子捧起勺子，沒有掬出淡淡的清香，因為他把熬湯的時間減去兩小時，用以換取睡眠的時間，而湯也變得濃淡不宜。油漆工和廚子以往不是這樣的，可是，在不斷重複的新舊交接中，兩人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平常格局。當有人告訴油漆工和廚子質素比以往變異了，已不如以往般水準，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說：「什麼變異？我不感

問題，一直都是這樣。」其實一直都不是這樣，而是沉澱在無色無味下，「平常」在作怪，怪而不覺。油漆工和廚子由始至終不是不懂得牆身的顏色和清湯的味道，只是已沒有如以往般在意。希伯來書說，恐怕在我們隨流失去的日子裏，油漆工和廚子對油漆的工序和烹調的方法變得十分模糊，更可以說在不知什麼時間開始沒有再牽出工作意義，真假對錯亦已拋諸腦後，不再在乎顏色的誤差和味道如何濃淡不宜。

因為「平常」，我們忘記。忘記是所有問題的根源。油漆工在工作早年時對顏色特別執着，顏色預表了不同的美學，有時選擇白色，因為簡單是生活的主調；如果選擇灰色，是為呈現生活態度。後來由於客人要求的色調愈來愈仔細，他開始沒有心思處理一個個想法，更受不了吹毛求疵的人，都是不可理喻的訴求。有一刻，他要令自己相信顏色並非家居的靈魂，好歹也只不過是相類的色調，所以，他徹底把原有的執着放低，不再堅持最初的想法。而那位廚子每天都在工作場所為客人煮

食，重複的動作和氣味，慢慢自然產生了慣性，久而久之，有股莫名的厭煩令他不再喜歡煮食。回到家裏，廚子更沒有體力再煮一頓精緻的晚飯，也沒有心情再熬一壺湯，於是，家人良久沒有嚐過廚子熬湯的味道，而廚子也忘了當初太太是因為他的湯而嫁給他的。慶幸的是，廚子仍然會自我安慰，告訴自己和家人雖然仍未歷經生離，惟盼望在死別之前，再熬一碗美味濃湯，作為死前最浪漫的道別。

習慣不像一頭慍悍的貓，更像一尾不愛蠕動的彈塗魚，分明是耽溺於已有的現狀。以色列的先祖不是這樣嗎？縱然不論及嗎哪還是磐石的水，早晚抬頭瞥見雲柱和火柱已是不爭的事實，可是，因慣性的凝視而產生了種種淡忘的感覺，促使以色列人在本質上把奇蹟看作平常。平常的可怕。不是嗎？學習者天天翻閱英文課業，會計師每天懊惱計算數字，太太每天受夠丈夫的醜相，才發現，丈夫的樣子什麼時候如同一堆英文亂碼，又如同一堆苦悶數字，就算那不知名品種的小狗的臉也比丈夫

夫來得好看。原來，在人生的軌跡裏，原有的各種真實必須失去，沒有人能輕易憑持。

什麼事情最熬人心智？對讀書人來說顯然是攻讀博士學位。一次會議，有位退休大教授問我為什麼花錢讀博士學位，為什麼要做傻事。書本可自由地讀，錢可用來買房旅遊，為什麼花錢換銜頭，沒用的銜頭。我聽後以為說得真對，一連幾天翻來覆去就在思考為什麼做傻事攻讀博士學位，結論是我也不知道。這種學位，全時間讀三年，半工讀一晃多年如我，日子不短。而且好些時候不止四年，曾聽說有人讀了九年，費了八分之一的人生，仍掛着博士生的名義在苟延殘喘，其實九年裏大多沒有在讀，惱人的工作，疲累的身體，什麼時候在疲憊至極的身子拖沓下，仍有餘力跑往圖書館查找資料，論文一篇篇地啃，研究苦哈哈地做，沒有。就是這樣平白無常，自由流逝，除了在交學費時短暫地如喝一杯苦艾酒，怨恨自己拖延成症，其實平日根本沒有痛感，不當一回

事。平常就是這樣把許多事情擱置。

所以說，當油漆工和廚子到達入而與之俱化的境界，生活自然不再起漣漪或波瀾，反正什麼也沒所謂，沒所謂珍視，也沒所謂保存，終其一生，只餘下平凡的瞬間，沒有過去，也沒有將來。油漆工和廚子在餘下的日子裏常常不住反問別人，不是忙碌了大半生嗎？仍不足夠嗎？視作等閒又如何？從此，油漆工和廚子的終局好像徹底地形成。於是，沒有人再有閒情來責怪油漆工和廚子，因為身邊人開始在自己的身上意識到他們的特質，原來自己根本也是平凡一族，還是，這根本就是許多人生命的共相。

戀物狂不狂

誰說超然物外，慾望就像繁複滂沱的雨，在人的頭上飄灑，在物換星移之際，我們又愛上了新的事物。戀物就像一頭夢獸，每夜咬牙切齒，流着長長的口水，伸手至空氣中企圖抓着無窮的欲念。有形的物放不開，無形的藝術更不能錯過。愛欲是所有人畢生的志業，庸人愛財，拼死維活，有時出賣身邊的人也顧不得，皆因視財如命。但有些人不愛財，那愛什麼？作家愛文字，畫家愛畫作，他們清高，絕不愛名，但不知何以很愛展示；他們隱藏，也不愛利，但不知何以很愛獎項。其實各人有各自的喜愛，人人皆愛，誰說不愛。

在仍然單純稚拙的年代，我們沒有想過什麼是失去和必須失去的，